



梅村集卷第三十八

傳 祭文

謝封翁傳

定海慈孝村人人皆稱謝封翁翁諱瀚字愛夫別號泮池其先有令定海者遂家焉世以孝聞能脩廬墓禮村以是得名其墓間夜輒聞呼晷聲狀若讞決者諺爲語曰謝家墳鬼開門元初年間毀墓石縑城闈村人以靈異故爭畚土掩覆故謝墳封鬣至今高丈二尺許云屢傳而有僉憲琛者以上

梅村集三八

傳一

饒令起家政治神明號曰謝城隍琛弟輿三傳而爲贈叅政公大綸卽翁之父也時產已中落翁年十二一日見家不能炊遂緣江岸禱水神沙且沒踵脩大蛤數斗湧出徐囊歸得餉父母蓋純孝所感也因謂其仲曰需青紫何時萬一吾父母枵羸至不及待何爾執不律吾行且逐烏兔走矣遂棄去制舉義脩業吳越間足繭起寸業遂稍起壹意奉父母歡仲卽叅政公迺得卒其學成進士贈公性好晏處會歲除鄰失火蕩其室亡有儻苟舍以



居輒忽忽不樂翁迺收合煨燼慮材鳩傭落成而
間燥贈公始喜然以亡樓居且未陽也翁偵知之
復自爲甬築楯櫺之屬以意審面已而南薰拂拂
江山縈繞贈公登焉而樂樂而甚爲加餐也叅政
公旣宦游萬里外翁家居養母備極情志叅政無
內顧憂與翁沒齒友愛視曩者青紫數言始終蓋
無間云翁輕貲財排患難慕義若嗜欲里閭稱爲
祭酒已而子泰宗旣貴海巡使者及郡邑長吏爭
迎致翁翁爲畫策輒有所興革無不砉然解者減
苛徭定兵變語皆在誌中初翁以親命役常熟逃
失路夜昏黑矣有童子導至邸舍忽不見渡福山
遇颶風海船將覆翁見帆柱脫急呼篙師理之遂
得免又嘗瘡瘍生於背有客過門手和蠟糝爲丸
竟去不受謝其隱報類如此謂非慈孝所致哉翁
故五子鄞人爲余言慈孝村有謝伯子者以進士
出漳浦之門今隱居教授所著書且萬言時念家
國師友之故輒發聲讀罷輒泣而骯髒無慘一
發洩之於酒酒故不醉卽泰宗也余慕其名而亡

由見其季泰交以明經對策第一卒業北雍文辭
卓犖余摸索喜甚以冠其軍及來謁余儼然篤行
儒者也廼爲慈孝村八十三翁立傳焉

國史氏曰余爲謝封翁傳傳不詳其他重稱慈孝
村者蓋著所本也語云不知其父視其子余門下
士泰交爲其父請傳跪門外者三日每見輒蒲伏
堦前流涕不能起於呼至性感動卽若翁可知矣

梅村集三十八

傳

志衍傳

志衍諱繼善姓吳氏志衍其字也子年十四識志衍志衍長於予三歲兩人深相得又六年而人撫純祐相與砥礪爲文章人撫志衍與予同魁庚午一經而純祐未十年成進士里中稱科名者推吳氏云當是時天如師以古學振東南海內能文家聞其風者靡然而至予羸病不能數對客過志衍則人人自得也志衍博聞辨智風流警速於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

梅村集三十八

傳四

漢諸大家繼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擣菹六博彈琴蹴踘無不畢解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者無貴賤必與均每三爵之後詞辨鋒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人予口不識杯鐺同其醉醒而志衍白擲劇飲與人決度不勝不止岸幘笑詠酣飲絕叫以爲常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天如師爲所搆勢張甚志衍銳身爲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鄴仙馮公開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

馬其邑人益相爲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志衍
矣母夫人喪未之任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
踰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
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愛無間言伉爽曠達耻爲
小節苛禮而父黨造門必躡履問起居中表故舊
及所游門下士一旦請緩急未嘗以不足爲解而
無纖毫德色家世素高貴坐是析箸假貸累千金
意豁如也嘗游黃山凌躡險絕同游者不能從焉
雅自負彊濟謂可就功業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

梅村集三十八

傳

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游
矣而其後乃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襄
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逡巡勸少留志衍曰吾旣受
成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今日何樂土
之有志衍雖勇於蜀游乎顧置酒張樂召所與游
人人道別雖握手極笑語而獨坐凝視推床彈指
或親故問之則浮大白引滿欷歔不復言旣上道
復改塗出宜春道酉陽涉黔江而入蜀卽日啓蜀
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府金

繒積者數百萬王恠不應則貽予書曰事不可爲
予必死於此詞甚酸愴云居五六月蜀問至成都
陷予中夜蹶起曰志衍死矣欲爲位哭行自念盡
室西川豈無一自脫得報親戚者越三年其弟事
衍徒跣萬里望家而哭曰吾兄以甲申十一月二
十五日遇害罵不絕口賊斮而割之一門四十餘
人同日併命嗟乎何其酷也當夫燕京已沒先
皇帝崩問已至志衍慟哭上書卽藩邸亦心動而
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劔門夔峽諸險皆已失
守而後驅數千之卒阻五丈之城以當百萬之強
寇雖智勇無所施護親藩竄山谷屏迹蠻獠間可
以圖全而志衍喋血自誓與此城爲存亡終至骨
肉菹醢妻兒橫分以報所受豈不難哉初純祐之
在永嘉也書問阻絕而事衍聞東南大亂亦長慟
恐至則無歸及兩人先後到里門問宗人親戚尚
無恙予向謂志衍卽尚存勢不能自拔今見兩兄
弟流離辛苦終得相見抱持痛哭而志衍獨不幸
以死死者人所不免而家室同盡齟齬無遺并其

斷骸殘骼不得一棺之土故哭其喪者爲尤痛焉
嗟乎志衍之入蜀也天如師已前沒未一歲而司
馬馮公亦亡平昔志衍所與游零落殆盡禍與志
衍同者亦比比而是也其宜死而不死如予與人
撫則又窮愁疾病所去志衍者幾何而今日猶哭
吾志衍志衍亦可以無憾矣志衍有子曰孫慈賊
將憐而匿之後亦遇害純祐經紀其兄喪以少子
某爲之後志衍之死也友人季曾貫與同難其族
人名漢者逸出城箭及之顛而殞家人五郎者免
矣奮曰吾主與主母死矣義不忍獨生乃慷慨罵
詈而盡於主側嗚呼是皆可書也

梅村集三十八

傳七

柳敬亭傳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曰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

梅村集三十八

傳八

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

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盟
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
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
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
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
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惻然若有亡焉莫
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
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
結人人睽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

梅村集三十八

傳九

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
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
亦不盡以其技彊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
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名好
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
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
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
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
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

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容引就席坐客咸振帽失次生拜訖索酒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

梅村集三十八

傳十

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御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窺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貲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鉞生舊識也與左郗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
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
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
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
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
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
必死生莫得楮楮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
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
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

梅村集三十八

傳十一

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
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
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
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
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
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
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
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
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

市上時夜寒藉束藁卧屏履踵决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蘄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彊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

梅村集三八

傳十二

士與予善

張南垣傳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画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嶽巖欵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致決城闔壤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緇銅以鐵汁刑牲下拜劔顏刻字鈎填空青穿窰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功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

梅村集三八

傳十三

中棘履拾級數折偃僕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眙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目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陔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

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闢雕楹改爲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画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

梅村集三人

傳十四

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蝶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斂隨收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

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骯骯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

梅村集三十人

傳十五

結頂懸而下絕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目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仄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群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

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
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
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
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
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
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
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
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
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
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
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貴人

梅村集三十八

傳
十一

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廼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

梅村集三十人

傳十七

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爲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爲請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閭歲給餼米石河南人皆嘆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年而孺人沒沒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旣歸

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奴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主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牀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曰予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

梅村集三十八

傳十八

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屢躓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仁柏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較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甚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始矣故婁東舊史氏爲合傳焉

施太夫人傳

秦與施晉陽之望姓秦自方伯公以下先後通顯而施太僕爲名卿方伯公三傳爲文學水菴公太僕以季女女之予同年今令清江大音所自出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歸爲人後者爲之子婦其以支子出爲支子後婦奴婦也支子入爲大宗後婦冢婦也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女子之嫁也教成之祭尚於大宗而况於從夫乎太夫人自太僕公曰吾季女自秦龍槐公曰

梅村集三十八

傳十九

吾冢婦文學爲徵仕公次子嗣於龍槐筐筥錡釜實先族人諸姑伯姊視我婦禮太夫人之處此也蓋難太夫人歸秦氏時龍槐公已前死新遭談孺人喪踰年而成禮又以哭徵仕公壘而當戶用佐哀泣一年之中兩見素冠太夫人不旣臧已乎旣而視服膳迎顏旨婉婉聽順以事吳孺人陳太孺人曰吾遭二喪而事一姑其敢弗力吾不獲行冢婦禮而行冢孫婦禮猶余幸也已文學公好書多雅游皆海內知名太夫人爲脩脰具議酒食佐

讀不輒書皆諳誦通大義相論難顧文學公體素
羸不勝其志氣嘗勸以毋汲汲太自苦文學公好
施不問貲算輒爲治絲穀計生產給衆指執作曰
吾教儉且佐治也已文學公中奪夫人傷之垂絕
欲以死殉復重自抑以撫藐孤訖於成立服無華
髻無飾發言則涕曰汝父無年嗛於一第汝其無
荒於業以繼汝父之志乎庚午大音舉於鄉越六
年成進士得官清江而太夫人已前歿嗟乎何太
君之集於荼蓼也太君以名公卿女入門下車就
位縞泣一年而哭談孺人又一年而哭徵仕公又
四年而哭陳太孺人又九年而哭吳孺人文學公
棘人欒欒夫婦未嘗見齒以至於亡焉文學公卽
世太君以一婦人抱弱子長者數歲少者不過五
月煢煢二十餘年始得大音之一遇又不二年而
卒不見其成進士嗚呼憂樂之際何其遠哉太君
爲女者十五年爲婦者十六年爲母者二十六年
其爲女也柔懿爲則其爲婦也貞順有禮其爲母
也敬儉弗忘語曰斥鹵無松柏又曰雲出於山而

雨其山大音之恂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
是可紀也已

梅村集三十八

傳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兩其山大音之恂恂忠孝非有得母氏之教乎噫

湯節母趙氏傳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其先許昌徙也世爲望族年十八歸同邑文學湯君諱祖契字孝先其子今爲國史院簡討諱斌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僉事自孝先以上三世用儒術聞矣孝先之父曰亶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醮而廟見亶齋喜曰此必爲賢婦興吾家亶齋嘗大病孺人調七箸奉湯藥偕孝先侍疾者四十日亶齋疾少間見其孫立於

梅村集三十八

傳二十二

旁手摩顙頂淚泫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乎吾老不及見矣亶齋歿舍歛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附棺應手立辦親黨相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歲大祲家益以貧落傳玃之飾鬻旣盡則蠶績繼之堂上餽飽脩澆弗缺於供私則嚙藜藿食糠覈勿使姑聞篝燈機杼課簡討以夜讀燭不至則誦古書俾闇而記之略上口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女傳識其大義居常以訓飭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故其事舅姑服

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守誠天性然也
河南方亂旱蝗不止孺人憂之爲長女營嫁簡討
未應婚也則又爲營婚慨然謂孝先曰吾一子一
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或問以身謀
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宛邑皆陷孺人閑定
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簡討讀書北恒
山之麓事急馳歸守陴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孺
人出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令湯氏無後戒勿復入
城旣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茨中懂而後免孺人召

梅村集二十八

傳
二十三

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
且以姑老不得終事爲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
於井皆井也家人縋而出之賊尋至環以白刃孺
人大罵賊刃交於胸噴血不撓及旬而歛尸僵如
生今建祠於故居之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
云

吳偉業曰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
人女子倉皇偏仄勇於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
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

非其學問志行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
耶黃河潰決孺人之殯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
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爲高墳巨碣者何
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翱翔
乎星辰日月之際又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
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
爲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

焉

梅村集三十八

傳
二十四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
焉
夫其學問志行深有得於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
耶黃河潰決孺人之殯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
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爲高墳巨碣者何
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翱翔
乎星辰日月之際又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
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
爲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於孺人讀書知禮之
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識所攷

汪處士傳

汪處士鳳齡字儀卿別字思穎其先出唐越國公華之後越國數十傳爲時揚公世居徽之唐模村當趙宋之季時揚以孝聞由唐模徙巖鎮是爲巖鎮汪氏時揚有十子其第四子允亮又十餘傳而得君君生而姿貌穎異目睛爛爛燭人始在髫髻不苟嬉弄凝重如成人六歲出就外傳疆記雜誦大有過於凡兒之所習操管爲文袞袞不能自休時師避席畏之曰非某所能教也旣長試有司輒

梅村集三十八

傳
二十五

不利或有勸之者曰丈夫拔足阡陌之中乘堅驅良足以爲豪耳儒者博而寡效勞而無功是安用此咕嗶者爲君慨然歎息曰吾新安非徽國文公父母之邦乎今紫陽書院先聖之微言諸儒之解詁具在奈何而不悅學乎且吾汪氏仕而顯賈而贏者世有其人矣苟富貴堙滅不稱何如吾爲一卷師而以兔園終老也聞者胎聘以去久之歛有大中丞方公者聘請高行爲弟子師里塾之士自銜鬻者以十數方公獨以望實細推擇曰必汪先

生於是潔館舍具書幣以迎致之命其子若弟脩北面之禮鄉人聚觀詫指曰吾今日始知學之爲益矣君爲人性至孝再剖股以療其親疾居喪哀毀幾致滅性御史張公慎學行部至新安州郡上其事命大書孝行著棹楔以旌之邑宰聘飲于鄉復加崇獎君嘗謂人曰世謂儒者有名無情不足乎緩急此腐生孤陋者所爲非所以槩吾道也夫君子先人後己重義輕利詭肯於死生然諾有二其心哉當明之末造新安穀賺人饑君推其資計

梅村集三十一

傳二十六

二

賑贍里閭人有急難叩門傾囊倒庋應之惟恐不足甚至舉倍稱之息爲人解對後雖掉臂負之弗恤也新安之俗好以纖介自言鄰比漚麻之爭兄弟原田之訟經年所不能決君出一言爲之平處退而皆服居嘗引諸生讐問經義有暇則東阡西陌親友過從數舉長者之言提耳訓告其有懷詐面諛輒質責譙讓俾無所容性高整雖妻子不見有燕惰之色居處服飾務惇儉樸以爲時世先里人伏臘置酒三爵之後以嚴見憚少長無敢載號

載嗽者咸相謂曰汪君在坐使人不樂不見又從而思之其取重若此初越國公以九子散居六邑其著者曰宛山邑南曰桃溪萬安曰登源大畝西門潛口黃坡無慮數十大族君皆能條舉枚數分其所自出而於巖鎮則婚必告喪必賻祭享必會修收族之道焉有八子多以孝謹起家篤修行誼君教之曰陶朱公之傳不云乎年衰老而聽子孫吾以隱居廢治生諸子有志於四方甚善但能禮義自將不媿於儒術吾願足矣君生於萬曆癸巳

梅村集三十一

傳二十七

年正月初五日卒于康熙丁未年臘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八子者秉乾秉中秉和秉厚秉星秉亮秉光秉貞皆克遵遺訓而秉乾僑寓吾州故知君言行爲詳君敢官在其邑之南山其誌碣將以俟諸啓奠故不備載

舊史氏吳偉業曰黥歛居萬山中風氣完密世稱多篤厚長者當前朝成弘之時篁墩程先生好論次其鄉人之可傳者以告世如孝義汪處士思義汪義士中和此兩君者苟以入獨行傳則良史所

必採焉今思穎汪君先後一揆何汪氏之多賢哉
往余在京師知方中丞護巖關其門下多文武智
計之士廼爲子弟擇師得汪君由此觀之卽汪君
可知矣

梅村集三十八

傳二十八



目錄

卷之五
梅村集三十八
傳二十八

梅村集卷第三十九

書銘贊

答撫臺開劉河書

伏惟老公祖台臺上籌國計下軫民生以水利爲東南命脈慨然經畫復三江之故道定萬世之長策不遺葑菲俯詢芻蕘教下郡國士民相賀以爲此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而東南之民休養生息之道當於是而始然而手書之下問者半月於茲矣生等不敢遽對則以興大役動大衆必詳稽典故旁諮父老察其形勢參之人情俾其功必成而無悔其事有利而無患然後敢以書獻生等婁人也於劉河事爲近輒掇其大略惟老公祖裁擇焉夫劉河者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三江者淞江婁江東江也必三江入而震澤始可底定則以東南之水太湖不足以受之而用大海以爲歸也案令甲三江淤塞起六郡人夫挑濬夫淞江婁江其地在蘇松兩郡而起六郡人夫者則以三江所受之水非

一郡之水而三江所救之田亦非一郡之田也今
劉河塞矣太倉嘉定沿河腴產皆化爲石田焦土
不可復耕則其患在兩邑爲尤切然兩邑之所資
者獨有灌溉耳若夫宣洩之不通其害之遠且大
有百倍於灌溉者不可不察也今卽以崑山常熟
之近者觀之其田潴爲巨浸以彼隄堰圩埠之防
非不力也塘浦涇瀝之流非不疏也害且彌甚則
以劉河之塞扼之於口也且非獨於此也前此冬
月水涸今冬月水不涸矣前此一年旱一年水今

梅村集三九書

連年大水矣湖沈溪泖泛漲之勢日增而其民不
得已廼爭尺寸之地晝夜與水相持以益其怒萬
一澤腹太滿挾五六月之淫潦衝嚙奔潰而去壞
廬舍殺人民當有甚於今日者則漕賦於何而出
民生於何而救故劉河之應開所當大聲疾呼不
待再計而決者也雖然所以開之道其難有五
而小者不與焉一曰議費夫以七十五里之河而
人工物價又百倍於往年此其費非可以數計而
臆度也二曰國家以東南財賦重地誠慨然發帑金

截部餉捐數十萬金錢於洪流之中而爲生民建
不世之績此在 朝廷之仁恩公卿大臣之謀畫
非草野之中所可揣摩而想望者也其次則責之
六郡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扞格不通必其頭目手
足聯絡呼應而疾乃可治顧人情各私其已而又
各爲其鄉今以崑山常熟之人督以治河其田之
稍高者曰我無所事河也其田之低窪者曰我田
在水底尚用力於數十里外之劉河哉數十里如
此况於嘉湖之三四百里者哉雖然此其人未覩

梅村集三九書

三

治河之利也使其人覩治河之利則苟非并心合
力其功何由而成也語曰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然則爲此者惟有於紛紜異論怨咨交作之際
直以身當之而有所不顧如此則費集費集而事
易辦矣故曰議費之難也一曰度工夫地方興一
大役須其工力寬然有餘俾公私煩費咸出其中
而事乃可就非可據尋丈之溝約其分寸層累而
計者也今姑以土方之法算之劉河七十五里里
一百八十丈是長一萬三千五百丈也河面狹則

易塞海忠介以十五丈爲率今縱不能及額在十丈不可復減土方之法上下四旁各一丈曰一方是十三萬五千方也使其深一丈而又五尺則此五尺者舉前數折而計之又六萬七千五百方也雖然此乃就河身言之也河之口乃有陰沙往者萬曆中浙西袁了凡先生曾過而嘆曰獼猴生舌劉河必沒不三十年此爲平陸矣其言至今已大驗令河通而沙尚爲之梗則渾潮之入者退必緩弱淤泥不去河卽旋塞耳如欲疏而去之則必

梅村集三十九

書四

用巨艦纜大海中木犁鐵齒檣爬澇掃隨風潮上下是若有鬼神焉非全藉人力者也不則避其漲口別鑿東北一道入海勢必穿城堡犯村落置斗門築堤岸其事又至重不敢輕議也故曰度工之難也一曰派夫約略開挑之例以十五工開一方分段之例以十里分一段省計之例以一月開一程就一里算之其廣十丈其深一丈五尺得二千七千方則四萬五百工也工程一月是每一夫分三十工矣統計一千四百夫一月可開一里積算

一月之中若開十里則常用一萬四千夫矣他若車岸有夫椿壩有夫搭厥主爨有夫一切轉移執事之人不在此數夫沿河之地至境墾也其農民多逃散其屋舍多傾圮一旦聚幾萬人於其間商賈不通物價騰踴將何以支惟有貯粟數百石官爲之主糶準其工力而給之以粟庶公私上下可以不困故曰派夫之難也一日銷田向者以河爲田而其民已受無窮之累今者以田爲河而其民又失有形之利則謂之何曰否否凡民之有蘆蕩者必其有老田者也河開則民之老田盡熟彼不喜田之熟而惜此塗蕩哉則又有疑之者曰蘆政自有專管衙門設令上請而所司堅持中撓則奈之何曰蘆稅之爲民害在兩邑甚大也其兩邑之稅收之公家又甚少也且國家苟興此役當捐數十萬金爲之以爲不大費者不大利耳豈在區區兩邑之蘆稅耶所患開河之初丈量不清冊籍不立其後衙門胥吏之生事者今日一查明日一勘是又一重糧矣不可不慮也且其中有永

捐之稅有暫免之租夫永捐者河身開去之田所
不必言者也其暫免則以七十餘里之河開二十
萬方之土其積之也廣矣其壞田也多矣卽岡身
高仰種之仍可薄收亦必三四年後農民以漸鋤
耜纔堪播種故其地可以輕糧不可以重糧也卽
輕糧可徵之三四年以後不可徵之三四年以前
者也其預爲講求不可不定也故曰銷田之難也
一曰定法鄉耆塘保開二三里陂渠而其區民之
惰玩者丞尉之貪墨者尚有賣畋緩挑之弊胥吏
之暴橫者尚有需索科擾之弊而况於劉河乎故
爲之算土以正其界爲之立長以總其成爲之編
號椿以量其淺深爲之打水線以平其濶狹爲之
設接挑之擔以節其勞爲之表堆泥之處以警其
惰法如是備矣猶未也官吏之踏勘文書之催督
預定其制恐以爲驛騷也錢糧之支放物料之領
辦審擇其人恐以爲冒破也故曰定法之難也然
則治河如是其難乎曰非也天下之事圖其難者
於始收其易者於終祖臺漸摩愛育之德浹洽於

生民而精明強固之治鼓舞乎羣吏合是五者論
之其所謂度工派夫銷田定法者一指顧而有餘
所難者不過議費耳今 朝廷發政施仁 詔書
頒下海內喁喁黃童白叟皆引領而望以爲可且
晚太平夫東南係天下之命而劉河又係東南之
命 當宁籌之熟矣祖臺朝拜疏而夕報可也又
何患六郡之人不踴躍恐後哉生等俟河工告成
之日當磨巨石立之海上以昭 國家之恩德且
垂祖臺之功於萬世生等其與有榮焉

梅村集三十九

書七

致雲間同社諸子書

偉業頓首世事隔濶書問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
好集南皮之冠蓋傾北海之樽罍欣此良辰幸陪
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謝知交方鑿坏而閉門將
離羣而索處豈可玷名品藻濫跡追隨敢布短絨
聊抒積愆夫張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經陳元龍
才氣無雙搜揚百代十年師友兩地人文壇坫斯
存典刑具在漢室雖遷猶識鄭玄之子弟蕭梁已
往尚留任昉之故人學擅淵源才經成就卽使門

梅村集三十九

書八

戶凋零有同袁粲身名隱約不異揚雄而華轂之
彥過白屋以下車蘭臺之英見布衣而握手道在
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曠代逸羣後來特達少年遇
亂總角知名仲宣旣才動中郎子瞻且文齊永叔
當與耆舊共推此生庶幾聲華總歸吾輩焉能置
璠璣而弗寶棄騏驎而別乘哉况乎器識乃人倫
所重而道義則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風裁朗
拔方騰茂實雅負重名而能後己先人推賢樂善
黃叔度汪洋莫及庶幾近之樂彥輔恬雅不羣於

今復見於是積學通儒高才貴胄共相欽挹咸許
襟期慨自雅道陵遲名流零落何圖今日再遇此
賢有大道爲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誓諸曠日
往蒞駢旄而其間有僑扎班荆蕭朱刎頸偶因汝
穎之辨幾致洛蜀之爭勉進苦言同歸舊好夫意
氣總千秋共許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旣彼此齊
驅今豈後先分歎願披悃盡釋猜嫌從此同心
永消浮論此偉業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諸君
子以二陸名邦三江重望遠則野王讀書之處遺

梅村集三十九書

九

跡風流近則海叟避跡之鄉名賢唱和主持大雅
獎識同人結集篇章勒成卷軸九峰之月觀風亭
賞心樂事三泖之尊羹鱸膾旨酒嘉賓真昇平之
勝集江左之巨觀矣偉業因風溯德臨紙懷人書
不盡言可勝翹企

賈中大臣爲公之公申人受不爲公之公書
公限雖自弊蘇劉張公前零茶同國今日再遇此
外長飲其蘇學嚴盡高下竟費其書楚引氣道

致乎社諸子書

偉業聞之天下才行器識之士其生同時學同方
而比肩接踵於里閭族黨之間者其合志共術不
問而知者也其有生同時學同方而相去或千里
或五百里書幣之贈遺冠蓋之接見非有徵會期
令可召而至也而近者雲合遠者聲應車馬滿道
屣屐到門結縞紵之歡置文酒之會果何道而致
然耶要亦因乎其地與其時而已今海內方定兵
革已息而求之九州之內有方千里之境其士人

梅村集三十九

書

習詩書其小民力耕作烟火晏然無嗚吠之警者
未有如江之南北浙之東西者也屬當國家右
文之治繇制藝取進者既自力於功名之途而故
老遺黎優游寬大亦得以攷故實而徵文獻蓋地
之晏安而時之極盛可謂兼之矣諸君子之爲斯
社所以樂昇平之化而潤色其鴻庥也豈不美哉
偉業雖窮老海濱幸不爲名賢所棄敢不樂觀其
成而病疹忽作逡巡不前恐仰負同盟諸公見顧
之重故敢以書獻竊以士君子之爲學將射策決

科取世資而致大位耶抑修明先王之教而學爲聖人之徒也夫誠射策決科則從事一卷之師不出堂戶之內爲術足矣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戒舟楫齋餼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博卓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則其論文取友之道未可一二盡也一日審學術自黃潛柳貫以經術倡起發學而宋公濂用其師說首開一代之文治後二百餘年鉅公碩儒後先輩出終未有駕文憲而出其上者蓋窮經適用甚矣實

梅村集三十九 書十一

學之難也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抄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矣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袤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一日持品節先達如山陰樵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處

變風霜不改今 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
持名教風勵人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
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所謂品節之宜
持者此也 一曰攷文藝 弇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
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弇州而作者也
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 風雅一道舍開元大
曆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
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毘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
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衆長而掩前哲

梅村集三九

書
十二

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
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攷者此
也 一曰化意見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選
者門戶之分始於講學而終於立社其於人心世
道有裨者實賴江南兩浙十數大賢以身持之其
後黨禍之成攻訐者固敢爲小人而依附者亦未
盡君子主其事者不得不返而自咎也 夫盛者必
衰盈者必昃苟於始事之初不能盡化同異則開
端造隙何以持其後乎所願老成者援接英能繼

起者搜揚耆碩或彼讚而此歎或前推而後挽勿
以窮達而異轍勿以夷險而易心勿以門地自許
而啓其驕矜勿以語言薄故而生其交構所謂意
見之當化者此也偉業樸邀謗陋垂老無成實不
足仰叅末論祇以世故推遷早聞道於先生長者
故敢竊其緒言用陳悞悞諸君子廣識博聞其必
有以教我俾開其矇而震其聵則偉業雖未接塵
而遊班荆而語固已處壇坫之下托交款之末矣

梅村集三十九

書
十三

而容其繩外以言其誠而主其交難也
以容其繩外以言其誠而主其交難也
以容其繩外以言其誠而主其交難也
以容其繩外以言其誠而主其交難也

與宋尚水論詩書

偉業頓首。尚水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上溯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國初之元音。還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弟何人。斯敢置一喙耶。弟材力蹇薄。於此道未有証入。自陳李云亡。知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弟受過差之譚。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蹟乎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幸

梅村集三十九

書十四

其一得。又安能以應酬涉獵。申紙搦管之言。遽爲知己告哉。雖然。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於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詆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能不爲足下一言之。夫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所不待言者也。使泰山之農人。得拳石而寶之。笑終南太乙爲培塿。河濱之漁父。捧勺水而飲之。目洞庭震澤爲汎觴。則庸人皆得而抑揜之矣。今之學者何以異於是。彼其於李杜之高深雄渾者。未

嘗望其崖略而剽舉一二近似以號於人曰我盛唐我王李則何以服竟陵諸子之心哉竟陵之所主者不過高舉數家耳立論最偏取材甚陋其自爲之詩既不足追其所見後之人復踵事增陋取侏儻木強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猶齊人之待客使眇者逐眇者跛者逐跛者供婦人之一笑而已非有尋丈之壘五尺之矛足以致人之師而相遇於境上苟有勁敵必過而去之不足乎攻也吾祇患今之學盛唐者麤疎鹵莽不能標古人之赤幟特排突竟陵以爲名高以彼虛憍之氣浮游之響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爲竟陵之所乘如此則紛糾雜掾後生小子耳目熒亂不復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聲將墜於地噫嘻不大可慮哉雖然此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其廢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古樂之失傳也撞萬石之鐘懸靈鼉之鼓莫知其節奏繁箏哀笛靡靡之響又不足以聽也乃爲田夫媿婦操作而歌吳歌則審音者將賞之乎且人有見千金之

璧識其瑕類。必不以之易束帛者。以束帛非其倫也。今夫鴻儒偉人。名章鉅什。爲世所流傳者。其價非特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類。與衆見之足矣。折而毀之。抵而棄之。必欲使之磨滅。而游夫之口號。而客之題詞。香奩白社之遺句。反以僻陋故存。且從而爲之說曰。此天真爛熳。非猶夫剽竊摹擬者之所爲。夫剽竊摹擬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爛熳者。插齒牙。搖唇吻。鬪捷爲工。取快目前焉。爾原其心。未嘗以之誇當時。而垂後世。乃後之人。過從而推高。

梅村集三十九書

十六

之相如之詞賦。子雲之筆札。以覆酒甌。而淳于髡。郭舍人。詼諧噱笑之辭。欲駕而出乎其上。有是理哉。然則爲詩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闕宮之章。清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箎者。固不得與兔且之楚人。采蘩之婦女。同日而論。孔子刪詩。輒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專己。喋喋而咕咕哉。足下天

才橫發。鴻富典贍。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國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謏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蒙手書下。及既爲選定。足下之詩。輒復陳其率略。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甚。

梅村集三十九書

十七

興福寺鐵爐銘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 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
賜建也今三十餘年矣邑賴其利年穀以時士庶
又安兵革勿擾廼作爲鐵爐答焉時山海梗闕鐵
官勿效釜錡錢鑄貴同黃鐘而冶人告功民樂其
事以著國典則永且固以報佛恩則深以廣以保
民生奠土域則凝重安定用垂萬禩於勿壞州人
吳偉業爲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鼎非銘卣雲

梅村集三十九銘
十八

雷從魍魅走侈其腹弁其口蹲熊跼旋螭首鍍醜
烹及斨鬪造諸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藪壓鯨鯢
不得吼月丙子歲己丑列斯銘示不朽

柳敬亭贊

頤而立黔而澤視若營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爲
伶楚爲諧給醜而婉者其貌佞而忠者其德初卽
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爲此柳可愛而吾
笑爲麻中之直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
也歟

梅村集三十九贊十九

出神

矣哉秋中之直淇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
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爲此柳可愛而吾
笑爲麻中之直斯真天下之辨士而諸侯之上客
也歟

柳敬亭贊

梅村集卷四十

雜著

祭仲論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夫仲祭邑之封人也爲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爲鄭國而往省於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於宋爲仲者死

梅村集罕

雜著

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亾夫鄭昭公之爲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爲君則君而已矣祭仲以爲讐則仇而已矣昭公卽位之日淺雍姑在內祭仲在外可奈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則讐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達也君

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
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
仲之爲也然則仲舒以爲知權者何仲舒親見高
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遼緩之則少
帝可故廢而代王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
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絳侯能縮皇帝墮授
之代王哉王僧辯奉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齊人
克東關矣梁之從齊社稷之故也而陳霸先因之
以爲國禍君子以罪僧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
逢丑父死以見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
是春秋教亂之書也甚矣其謬也

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

梅村集

雜著

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爲闔閭闔閭欲爲興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逮楚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謀彊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邲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枝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

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
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於鄭子胥所痛心
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
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
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
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卽其所以爲楚也被肯
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
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
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槩反

梅村集

雜著
四

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
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
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
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僂辱先君之尸
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
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
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
爲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
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襄之廟收先王之

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汗滸
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
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
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
臣以班處官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有於君
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
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
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
無極殺伍胥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
瓦若也而謂子胥爲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
郢也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
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郢公比也君子固以復讐許
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旣入則楚
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爲雖遇
昭王猶將爲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

尹氏論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曰君氏卒君氏聲子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世卿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夫隱生稱公死稱薨其攝位無明文歐陽修疑之胡居乎不備禮於其母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隱稱公而母不稱夫人隱公順其死父而欺其生母哉且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曰隱之母也穀梁曰隱之妻也夫使爲母隱無二母也其爲隱之妻則母稱卒妻稱薨母稱氏妻稱夫人

梅村集

雜著
七

隱之大罪也春秋何以不書不書何以示訓左氏無傳杜氏曰此仲子也桓未爲君隱已爲君隱桓之君其爲尊卑也微桓未爲君而終爲君其母卒先稱夫人以權可也隱旣爲君而將不終爲君其母卒稱夫人以權亦可也故尹氏爲聲子非也其曰天子之大夫天子大夫尹氏吉甫後也吉甫有大功而賜氏族於周其後爲幽王三公以亂國政幽王之崩距平王庚戌崩五十餘歲此尹氏者吉甫之孫師尹之子也其爲師尹之子名滅爵絕不

可以世其爲吉甫之孫功在王室不可以不世春秋世卿則饑之常武之勳其謂何而忘之也曰春秋之責尹氏世執朝政爲周亂階夫有甚甚之辭焉如是則必尹氏之族絕於隱三年之夏五月春秋告天王之寧而書之曰亂人亡矣亂人亡矣迺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氏令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前此有卿後此有卿此一卿者弗稱王命弗亂王室何獨取載於春秋也夫上書三月庚戌天王崩下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天王實以壬戌崩其去辛卯三十日爾春秋之義王后崩太子卒不赴則不書夫天崩地坼新王在疚東方之諸侯魯姑息實不至而復以一上大夫卒遣王人以赴告乎然則尹氏何居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以尹氏歸而立其主註曰尹氏鄭大夫也公立而尹氏未

有爵命疑其人以身爲鄭臣保鄰國之公子而越
在魯境公立之後耻邀天之功而受魯爵老而不
仕以爲高於魯不惡於鄭其卒也公應臨其喪史
臣書日以重之其例爲內大夫則非內大夫也例
爲外大夫則外大夫不書卒且不終於鄭書鄭非
所以爲訓也故去爵書氏示不臣報有功爾

梅村集罕

雜著
九

有紀其事者可無憾矣介生以一念濡忍緩於引
決重爲用事者齟齬蒙被惡聲殞身獨柳使先生
在必爲噓唏掩涕恨其舍生取義之未能而身名
併滅貽天下戮笑也明年南都覆九一燹仲卧子
維斗諸君子或抱石湛淵或流腸碎首同時老成
俱盡而受先爲邑蠹里猾乘亂標擊刺剝幾無完
膚絕而復甦又兩年而病沒於避跡之荒野其老
儒佚叟零落僅存於往事都不復記憶亦罕有能
言之者矣熊魚山流離南國削髮祝融峰下攜柳
栗來吳中縛禪靈巖山寺號蘂庵和尚今無恙余
故輯而存之其姓名宜書者附見於篇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一

書宋九青逸事

九青長予二歲予以二十三舉進士九青用計吏選天下最入吏垣距其通籍之歲已六年又五年九青以刑右給事副予使楚兩人相得甚蓋其時天下已多事楚日岌岌而武昌阻大江固無恙楚之賢士大夫爲魚山熊公澹石鄭公乃九青同年生又皆吏於吾土聞兩人之至也拏舟來酌酒江樓叙述往昔商較文史夜半耳熱談天下事流涕縱橫兩公用言事得罪流離放廢又家在湖北日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二

逼任寇坎凜無聊生澹石自云止一愛妾已死所著書輒不就魚山欲逃諸老佛無當世意矣九青激昂大節無愧兩公而官塗日進家室復完尊人僉憲公家居二十年得旨起用長兄爲金壇令舉治行第一宗族子弟通長安籍者復十數人九青姿望吐納天下無二通經術能文章其五言最工章奏亦詳雅自云僉憲公夢李北地生其家而得九青予笑謂才地去卿差近名位殆復過之也性強敏有大度其令杞縣也定兩大亂折數十疑獄

在垣中朝廷大事輒片言裁之聞者咸服顧不悴
悴賈直爲名高以此不受當世齟齬而海內言事
失職之徒好引九青以爲重九青亦汲汲勿倦也
與人交能急患難有終始其在武昌也以魚山澹
石遠而過我乃紆道數百里升堂拜母大捐橐中
金爲壽而後去當是時江南告訐日起九青所與
交如金沙婁東吳門雲間諸子岌岌不自保皆曰
九青必用九青用吾徒老丘蚤無慮也卽九青亦
雅自負云顧視天下亂甚常謀於予謂江南可以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三

圖全廼爲僉憲公請補蘇松兵備而九青以冊使
便道來省其親與諸同志游過白門賣田宅以去
金壇公用是年候考長安中遭疾暴卒九青入京
哭其兄喪未幾二子俱以痘殤嗟乎九青自少爲
進士未嘗一日有所摧挫至是乃忽忽不樂無復
武昌江樓笑語時矣顧九青官日遷其去大用也
日近得旨廷推旦夕備閣臣而驟逢上怒並下
於理以譴歸會僉憲公喪未葬而山東被兵傷躡
東萊九青率家人登陴守城陷不屈死嫂夫人亦

死宗人殲焉未一歲京師失守武昌前此已大亂
魚山澹石避賊東下與予遇於南中談九青則相
顧流涕有人從北來者輒詢宋氏存亡道路隔絕
流離接踵蓋亦不可知已如是又五年東萊周公
墳撫吾吳言九青尚有子以在襁褓得脫周公之
出也過其家則已勝衣趨拜矣夫九青爲司農卿
年未四十父子兄弟夾道嗚騶賓客故吏滿天下
寧自料禍難一朝至此及乎身死家滅一門數十
喪骸骨撐距又誰知漏刃有三尺之孤哉魚山澹
石聞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也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四

跋王文肅公闈牘
吾州爲少保王文肅公故里其生平手蹟丹鉛上下尺素往來巾箱萬言赫蹏數字人皆藏度以爲榮而南宮首舉之故牘最後始出公之孫烟客奉常亂後以數百千易諸老兵之手後生未學得端拜而諦觀焉偉業少時謁公祠堂見有觚稜重屋竦臨除道者爲御書樓知公以元臣蒙眷又神宗顯皇帝諮諏政事慰勞興居親灑宸翰以賜故相家尊而奉之天章五色日月昭而星雲爛焉神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五

祖性好書文華講幄首以學二帝三王大經大法題諸戶牖字畫徑寸波磔天成館閣老臣曾經侍從者仰觀謨訓追話熙隆爲之肅容嘆息文肅明農七十杜門却掃人稱其晨起焚香綈几臨摹黃庭一再過在政地郊廟大文皆出其手處兩宮之際擁護東朝皂囊削藁藏諸金匱石室多史冊之所不載卽此卷爲公車拜獻鎖院風簷之所就至今想像其臨文下筆有穆然忠孝之思五十年訃謨定命早已發端於此固不止專門名家大科文

字重洛肆而貴雞林也嗚呼君臣一德之會豈不
盛哉奉常請宗伯錢先生牧齋爲文特書之矣其
所以屬偉業則又以同里科名相亞宜附姓氏於
末簡偉業謏劣愧於公無能爲役猶憶初塵榜墨
主者錄首義進御 思陵覽至終篇而善之草茅
少賤經術淺薄乃荷天語褒嘉登諸大雅士感知
已况在至尊嗟乎自喪亂以來劫灰煨燼進士題
名之碣類以填馬通而擗春杵况於春官所藏殘
篇斷楮其復有存焉者乎文肅獨以百年遺草與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六

景鐘枸鼎歸然其並跼是不厯勳名建樹之不同
卽文章翰墨或存或否亦有物以司之不可得而
強也奉常自言少待其祖見此卷向云留嚴文靖
所迄今六十年不知何以復出世之盛也名德相
望好事收藏趙璧楚弓隱見於甘盤伊陟世族卿
宗爲之捧持愛護王氏子孫摩挲舊物其感三朝
知顧之隆垂金石而不朽者亦深且遠矣偉業因
備著其事隨宗伯後書之冊授奉常俾以傳諸其

家

題龔司李虞山画册

異時爲李官者挈凡舉要以察羣吏之得失舍此非其任也故能以閒暇訪所過山川收其圖籍得風謠土俗之所宜以爲政助今也錢穀徵令一切委之以責其成靡事不爲日不暇給其有處繁劇而治以簡易出於簿書期會之外恢乎其有餘者詎不謂之賢哉語曰夫唯大雅卓然不羣若樵李龔公之蒞吾吳斯近之矣吾吳屬城海虞山水爲尤勝公嘗行部過虞虞人德之盡圖其所游歷而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七

系之以詩屬偉業書其首簡夫虞山墮山也峰巒澗壑楓柟松檜之奇載諸圖經而巫臣太公虞仲言偃爲先聖前賢之遺跡其次則昭明之於文張顛之於書黃公望之於画文采風流雖奕世猶可想見况乎拂水之下東臯之傍其臺榭陂池車馬賓客之盛吾與公所親見者今已不可復作惟文章風節之歸然者長與此山垂天壤而同敝嗟乎士君子服官行政可不興懷於後世之名哉邑之東北被海有故淮張時所置舊壘而白茆爲周文

襄海忠介之所疏鑿其故道已湮沒不存嘗試與
公登高四望彼夫廬舍旣已空陂渠旣已涸津亭
戍鼓之間作而哀雁跋羊村烟堠火時影現於雲
霞草樹之際其民之負擔而疾馳扶杖而暫憩若
皆有遑遑焉不得已者又孰從而圖之乎自古達
人君子惓惓於宦歷之山川良思嘉惠於土之人
故流連而不能已也若夫執掌而來傳舍而去問
以某山某水而有不知彼自以勤於官矣獨不念
江山景物之清冷而韶麗者尚不能使之甯然自
失以暫移其須臾之好又何有於疴痢疲瘵之斯
民乃肯從而念之而愛之也耶噫嘻若龔公者斯
可以風已抑吾思夫山簡之襄陽王右軍之會稽
居其位不得行其志習池蘭亭登臨興慨爲詩文
以發之然則龔公之撫是編而沉吟者其愛利吾
人之志果得而盡行之乎此廼圖之所不能載而
詩之所不能傳者也余知公者於是乎言焉

葉公傳

葉爲楚同姓其先令尹子高食采南陽之葉娶於鬬生子以是年獲白公勝子高曰吾聞克敵以不
有功因以勝名之子孫居宛葉之間皆勝後也南
陽善賈習治生葉爲豪宗顧好嬉戲捕搏又因母
家鬬氏虎所乳以生負其氣橫行里中南陽人苦
之楚滅漢有天下求子高之後復舊封降爵爲子
武帝好方技而葉子之友韋氏國氏壺氏各以藝
進韋好談縱橫知兵官至大中正而國與壺特待

梅村集四十

雜文
十九

詔爲上所嬉弄然數召見得幸而葉不顯西晉時
有善丹青者過洛陽見通人達官湛湎於酒裸身
散髮箕踞絕叫心好之歸而寫其形貌以爲笑樂
後人習其傳世監南陽酒稅元至正中有蟲食於
子高廟槐之葉文爲錢刀大小肉好纍纍若貫史
蘇占之曰吉視其繇楚莊王元年諸侯來賀之卦
也葉莊之昭也而滅於秦秦水德也今白肯微赤
氣効矣葉其興乎未幾果有兄弟數人卽山鑄銅
致緡錢數百萬遵元制入財助軍命以官爲萬戶

千戶百戶懸金牌以領其衆旌旗尚赤占風角視
旗所嚮以順者取勝其法用四十人爲率五分之
而虛其一爲策應其四隊有長有貳而偏將軍百
戶者置五花陣爲奇兵雖不勝其勞與克敵同賞
凡用師之道有賞有罰有賀有弔有捉有放有比
有滅而任用者曰馬曰槊馬以實營伍槊以驗鹵
獲而功次則傳籌以爲記有不信請如誓書然自
元季以來兄弟日尋攻伐其所謂百萬千萬者徒
以空名相署置而已最後有葉公子者浪跡吳越
間吳越間推中人爲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傾囊倒
庋窮日并夜以爲高會入其坐者不復以少長貴
賤爲齒公子性儇巧能伺人之意色爲向背其勢
且盛者卽手中無所有骹骹遷就務有以順適其
意勢且衰雖揣摩偶得必多方以誤之俟其大困
然後誘以小喜示之不測終不能償所失亡然而
人冀萬一不敢有以怨也久之宛葉盜起其魁曰
獻曰闖公子之軍號適與之同有慕之者曰公子
雖楚人其徒皆山東輕俠亡命爲盜而降者耳宜

勿與通公子曰不然吾之宗先朝有相國者與奄
尹忤奄之私人取裨官家姓氏以指目善類凡百
二十人爲黨錄而吾宗爲之魁無漏脫者余以其
名雖不倫差勝於刑餘小人不足以爲辱故至今
逡巡其號勿爲改聊以爲戲焉爾而諸君謂信有
之乎且吾之道常以知足持重先負後尅顧根本
而料折衝一損一益知進知退深有合於孫吳陶
白之術若夫黠者以爲弊而愚者以爲貪強者以
爲叫呶而怯者以爲猶豫風俗性情使然豈吾過

梅村集四

雜文
二十一

歟余見諸君過博進者家旣不能揮斥金錢而所
當之物日以苦惡無所用甚至以空文塞之令我
負大信於主者而顧欲以妄言訾警我此不足與
游趣駕去於是諸子聞之無不爽然自失也或曰
鬪子文之後居燕趙間好搏熊鬪虎豹葉子將去
而從之或曰公子散其伴侶兄弟五人作五章之
歌仍逃於酒二者皆未可信後竟隱不見云

題織簾居唱和冊

少陵之於驥子義山之於袞師皆以愛子見諸篇什不徒王氏人人有集者足輝耀前後也當織簾先生窮經著書之口兩張公連床共几余亦得與研席今西銘南郭門戶凋落織簾以令嗣伊人表章先德索友人和其篇咏可以爲有子矣追念舊游能不慨然

梅村集四十一

雜文
二十二

題白醉樓讌集詩序後

余贈孫孝維詩有曲江花落悟浮名之句蓋指扶桑也吾友周孝逸歸自尚湖攜定遠肯堂介眉玉池伊人諸子唱和之作感舊論心纏綿惻愴予不勝天台赤城有故人之思矣其詩之工各有風格孝逸叙以傳之宜也

